

第一章 冒出來的娃娃親

江含音長到快及笄，都不曾知曉自己在娘親肚子裡時便許了人，且這戶人家正是此時在她對面的威遠侯府。

接見他們一家的威遠侯太夫人、老夫人皆詫異地望向她，叫她臉皮控制不住地燒了起來，在這奢華氣派的廳堂中越發如坐針氈。

她的繼母方氏卻仍口如懸河，沒有停下的意思，「我們當家的今兒也在，按常理這處沒有民婦說話的分，可我也有我當繼母的一份私心。

「世人皆愛說繼母惡毒，對原配留下的孩子總有苛待、不周，可我自打嫁入江家，夜裡都恨不得撐著眼皮聽動靜，就怕音娘半夜踢被著涼了，待音娘比自個兒生的哥兒都上心，如今音娘快及笄，我正想替她尋個貼心上進的夫君，我們當家的這才說起這樁陳年舊事。

「既然當年音娘的母親曾於侯爺有恩，侯爺又留下信物，說是兩家成為姻親的見證，那我少不得腆著臉來侯府問一問，此事侯府可還作數，如此才不枉我們當家的信賴我多年，也不負當年音娘母親所托！」

方氏起先還溫聲細語，末了竟是字字鏗鏘，柔和的五官都因此添了份果敢的英氣。高坐上的兩位侯府女主人相視一眼，又仔細去打量方氏下首端坐的小姑娘。

江含音抿緊了唇，放在裙面上的雙手忍不住攥緊成拳，心跳一下比一下劇烈，臊得耳中嗡嗡聲不斷。

若她知道父親所說的到侯府認親是這麼個認親法，她絕對不會來！

這分明是逼著侯府娶她！

小姑娘半垂著頭，齊平的額髮遮住了她雙眸，露出的小半張臉通紅，可以看出她此刻的窘迫。

被人當眾議親，哪個女子能淡然處之？不過再是尷尬，她依舊把脊背挺得筆直，雖是銀釵布裙，卻有不卑不亢的得體，除去出賣她情緒的一張紅臉蛋，儀態是真沒得挑。

如此仔細地瞧，江家這小姑娘倒不像是小商戶家養大的孩子，反倒像詩禮人家出身的女兒，自有一份端莊。

江家人遠道而來，信物與舊物都對得上，人家把話說得明白，雖然帶著些咄咄逼人的味道，但威遠侯府從沒有怠慢來客的家風，更別說這極可能是侯府的恩人。太夫人便先和善的一笑，打破緊張的氣氛，「江家的心情我理解，原本也該是我們到府上去才是正理，不該叫你們受累遠道而來，只是太太有所不知……」

太夫人慈眉善目，像個軟和沒有脾氣的面人兒，可這語氣一轉，轉得江家夫妻把一顆心都懸空著。

「您有話只管直說，我等雖是小門小戶，卻絕非是那起子不講道理之人。」方氏穩住心神，笑得柔婉，只是這話又帶著圈套。

如若侯府此時說不認同和江家的親事，那便是忘恩負義之流了。

威遠侯老夫人吳氏終於皺起了眉頭，太夫人卻笑著輕輕拍了拍兒媳婦的手背，這才溫聲與江家人道——

「按江掌櫃和江太太先前所言，音娘的母親是在還懷著身孕的時候救下我那長子。我也記得真切，我長子確實在十四年前落難，得一婦人救下，只是我的長子命苦……在他歸家當日，連一炷香的時間都沒熬住便留下一大家子撒手人寰。」江老爺和方氏詫異地相視，他們來的時候只管打聽威遠侯府所在，卻不曾多問幾句如今的威遠侯府是誰當家。

「他去得突然，只留下話說曾被一懷孕的婦人所救，但婦人不曾告知名姓，他只得留下雙魚佩其一。」太夫人長歎一聲，回憶著痛心的舊事，「閻王收人不留餘地，更詳細的我那長子不曾交代便去了，偌大的家業就都壓在我當時只有七歲的長孫身上，可如今……威遠侯府的家主卻是我排行第二的孫兒。」

到此，江老爺兩人聽得有些迷糊了。

吳氏紅了眼眶，扭頭用手帕壓了壓眼角道：「他哥哥十八歲那年在邊陲再沒能回來。」

如此，江老爺和方氏總算弄明白威遠侯府的情況了。

也就是說，當年江含音母親救的威遠侯是如今威遠侯的父親，而他上頭還有一個去世的長兄，不過短短十餘年，威遠侯府居然連著折了父子兩人。

「所以當年我那長子與音娘母親定下的親事，應該是和我的長孫。」喪親之痛讓太夫人臉上沒了笑意，「如今人也沒了，我們一時間也不知要如何拿主意，不如幾位先在侯府住下，我們宋家從無出過背信棄義之人，幾位盡可放心。」

聽到這，方氏心裡頭莫名升起不好的預感，站起身又想要再說什麼。

江老爺登門後本就有些心虛，不管是出於對勳貴人家的懼意還是別的，他都十分清楚威遠侯府不是他們有理就能撒野的地方，見狀他連忙伸手去拽妻子，示意她不可再多言。

也正是此時，屋簷下的婆子瞧見一道高大的身影自遊廊而來，忙朝裡通報，「稟太夫人、老夫人，侯爺回府了，正往花廳來呢。」

吳氏一聽站起身去迎，江老爺和方氏聽了皆是一驚，一直沒法插嘴的江含音更為緊張，來到父親身側低聲道——

「爹爹，我們還是回家去吧。」

且不說當年的事久遠，哪怕真有恩於侯府，兩家門不當戶不對，如何能高攀？更何況不管是曾經救的侯爺，還是侯爺之子都已經不在人世，此行不但掀起人家的喪親之痛，再糾纏下去，只會讓人覺得他們在挾恩圖報，一點臉面都不顧了！她年幼時娘親從未提起過這門親事，且總教導她與人為善、清介有守，她小時候懵懵懂懂，可直至今日都謹記娘親的一字一言。眼下和侯府的親事，不就該清介有守？而且那本就是娘親結的善，論真了講，又如何能惠及於她？這威遠侯府她片刻都待不下去！

不待江老爺拿主意，一隻皂鞋便跨過門檻，緊接著是一抹天青色自門外而入。

來人修長的身形在地磚上投下遠山般的暗影，他身穿單色素淨長袍，見滿屋熱鬧，便朝著面生的三人輕輕頷首，一雙鳳眸明亮無纖塵，淺淺笑意在其中蕩出一片溫潤。

江含音一瞥驚鴻，下刻猛地又低下頭，不敢再多看。

宋銘越已向走來的母親和高坐上的婦人拱手作揖，「問祖母與母親安。」

「什麼時候回來的，怎麼沒派人先知會家裡一聲，也好叫廚房備下飯食。」吳氏拉著兒子的手上上下下打量，見他精神奕奕才長舒一口氣。

吳氏經歷丈夫和長子身故，次子每回出門辦差她都惶恐不安，生怕舊事重演。

「回程匆忙，路程實在不好計算，怕讓您多等，更添煩憂。」宋銘越說話慢條斯理，語調是使人舒適的平穩。

太夫人此時望了江家人一眼，笑道：「回來得正好，有事要跟你說。」說罷吩咐身邊的婆子，「郝嬤嬤，妳先帶貴客去歇會。」

江含音聞言抬起頭想要婉拒，哪知方氏更快一步，「如此叨擾了。」

一錘定音，江含音只能被繼母裹挾著出廳堂，在經過宋銘越時更是連頭都不敢抬。郝嬤嬤是太夫人身邊的老人，最懂察言觀色，早在暗中打量江含音，將她對宋銘越避之唯恐不及的緊張全看在眼里，心裡納罕地想，這位江姑娘是沒有一點要高攀侯府的意思，不過她的繼母卻正好相反。

方氏從頭到尾都是溫柔女子的作態，可行事和說話都帶著濃重的目的和機鋒，實在讓人喜歡不起來。

「方才那便是侯爺了吧。」遠離了花廳，方氏瞅了眼遊廊上精緻的彩繪圖案，笑吟吟地和郝嬤嬤搭話，「瞧著剛及冠的模樣。」

對於她一眼便知的探問，郝嬤嬤好脾氣地回了一個是。

「侯爺不在京城當差嗎？聽著是剛回來，這便是緣分了。」方氏追問。

然而郝嬤嬤只是笑笑，任她再問什麼都不再說話，把人帶到客院，客氣引著入內，

「三位且先在這處歇息，若有什麼需要的，只管吩咐門口的丫鬟婆子。」話落，根本不給方氏再說話的機會，退出院子並將院門合上。

方氏聽著遠去的腳步聲臉色微微發青，剛才威遠侯府的人多客氣，此時便有多霸道，居然連話都不讓她多說了！

也是到這個時候，方氏心裡終於升起些許怯意，「難道他們真不認音娘這門親事？」

江老爺臉色亦不太好看，「按我說……我們還是回去吧，高門大戶的，音娘即便嫁進來也無法立足。」

「當家的意思是我做錯了？」方氏頓時紅了眼，極為幽怨地看向丈夫，「難道我不是為了音娘好？當家的可得想清楚，別當真害了音娘，最終又來怪責是我這個當繼母的不稱職！」

方氏一哭，江老爺便方寸大亂，壓低聲音輕哄道：「我何曾說要怪妳？我當然知道妳的苦心，不然此時又怎麼會在此地？快別哭了，這不是自個家，叫人瞧見不得笑話！」

江含音望著只顧伏低做小的父親，悲從中來，「爹爹，我們已經是個笑話了。方才我們就應該直接離開而不是留下，留在這裡客不似客，平白叫人看不起。」

「當家的，你聽聽，音娘果真不理解我的苦心！」

江老爺還沒說話，方氏哭得越發厲害。

從江含音懂事以來，見過方氏太多的眼淚，可惜父親總願意吃她這一套，好像萬事都只有她方氏受委屈。

她忍無可忍，聲音冷了下去，「若妳真心為我考慮，真心替我娘親照顧我，妳為何會懷著四個月的身孕嫁入江家？那時候我娘親只去了三個月！」

「江含音！」江老爺聽見自己荒唐的舊事被揭，還是在他人府邸，急得一把去捂住女兒的嘴。

江含音只想勸父親離開侯府，不想當繼母用來攀附富貴的棋子，幾下掙脫父親，張口要再說什麼，卻不想眼前一黑，下刻臉頰立刻傳來火辣辣的疼。

她愣在當場，江老爺看著自己還揚在半空中的手掌，更是驚得半晌都沒回過神來。守在門口的兩個丫鬟從門縫裡看清全過程，其中一個在震驚中躡手躡腳離開。這廂一時生了亂，宋銘越在花廳那邊已經得知事情經過，輕輕撫膝，斟酌著道：

「我再派人查查江家人身分，若真是當年救過父親……」

「若真救過，如何？」太夫人接下他猶豫的話，「你願意替你兄長迎娶那位江姑娘嗎？你可看中？」

宋銘越微怔，腦海裡只依稀浮現一張紅彤彤的臉蛋，他搖頭失笑道：「孫兒連人長什麼樣都沒瞧清，哪裡來的看中不看中。孫兒若隨便遇到一個姑娘就看中，豈不是浪蕩成性，祖母還不得打折我的腿，更何況那還是個沒及笄的小丫頭。」還是個未及笄的小丫頭？

太夫人嘴裡謔的一聲，是對他遲遲不肯成親的不滿，「人家馬上就十五了。說人家是小丫頭，倒是和你一般大的兒郎膝下都有小丫頭撒嬌，那樣的才叫小丫頭。」宋銘越被噙，笑得頗無奈。

他三月已經行了及冠禮，江含音和他差了六歲，說她是小丫頭並不誇大，至於和他同齡的男兒有了家小，那叫小孩兒。

只是這樣的辯解不能說出來，會惹得老人家更加心煩。

他自知理虧，起身來到老人身邊，雙手捧著茶獻上去，「聽說二叔父前兒來信了？清明將近，二叔父能回來嗎？說起來四弟也十七了，這段時間不少人問起二叔父，明裡暗裡打聽四弟訂親了沒。」

威遠侯府共有三房老爺，太夫人育有二子一女，女兒遠嫁，長子遭難，宋銘越繼承了長房，二房便是太夫人的次子，如今在應天府任府尹一職，任期上無法回家探親，唯有讓妻兒替為勞累奔波，每過三、四月便回京在家裡小住，以慰老人的念想。

至於三房老爺是妾室所出，想要出仕，科考卻屢屢不中，受了莫大打擊，現下是管著府裡的庶務。

「我此時只說你，別以為把你四弟攀出來，我就能饒你！」太夫人根本不接茶，也不吃他這一套，繼續道：「還有人問起你二叔父？哪個人閒得慌，敢朝你這錦麟衛同知打聽事情，他們不都躲你八丈遠的嗎？」

說起宋銘越的差職，太夫人越發來氣。

威遠侯府是開國功臣，子孫馬革裹屍是悲痛不假，不想世代武將到她長孫那裡就

止了，皇帝一句不忍宋家長房子嗣凋零，把宋銘越直接編入錦麟衛。

錦麟衛是天子親衛，明面上是巡查緝捕，可暗裡做的都是探子、刑訊等事，何嘗不是風雨來雨裡去、刀光劍影的？最重要的是錦麟衛名聲不好，只要皇帝想要辦的人，沒有罪證也會羅織罪名，朝堂上人人畏懼、人人暗恨，私底下都稱他們為天子爪牙。

侯府戰功赫赫，子孫卻淪為人人暗恨的爪牙，太夫人如何不心疼和怨忿？

宋銘越一句錯句句錯，捧著茶連連作揖，「都是孫兒的不好，您消消氣。確實是有人問起才提起四弟，而且家中未成親的還有三弟，我這兒暫且不急，可兩位弟弟的親事總不能因為我這個兄長耽擱了，您說是吧？」

他長得一派溫潤，特意討好長輩時語氣又溫軟幾分，饒是鐵石心腸也得被他哄得鬆動，更何況太夫人從捨不得真責怪他。

「你們幾兄弟的事自有你們母親操心！」太夫人終於接過他手裡的茶，輕抿一口，拿眼睨他，「我這老婆子管那麼多幹麼，又不討好！」

不管怎麼樣，茶接了，事情就算翻篇了。宋銘越笑著正要再說什麼，廊下站著的郝嬤嬤已經聽完丫鬟來報，一句有要事稟報打斷了祖孫二人說話。

「這當的哪門子的爹，如此拎不清！姑娘家的臉不好好護著就罷，居然還下重手，這還是在外頭呢！」太夫人何曾聽過父親動手打女兒的事，震驚地擱下茶杯。

吳氏同樣震驚，更詫異的不是江家的骯髒事，而是江含音勸江老爺離開。「難得她小小年紀便看事透澈，竟是比她父親都更明白那個方氏在心裡打不好的主意。」

「有了後娘就有後爹，別說她娘親有恩於我們家，即便沒有也不能就此袖手旁觀。花骨朵一般的小姑娘，捧在手裡都怕摔著了！」太夫人惱道：「郝嬤嬤，請郎中到客院去一趟，妳也走一趟。」

這是要為江含音撐腰了。

宋銘越自方才就一直在思忖著什麼，聞言抬起頭，朝長輩拱手要告退，「江家的事我這便派人去調查，有消息了即刻稟報祖母。」

江家有他父親的信物，施救多半是真的，但是結親一事卻未必。

一是當時江含音的娘親並不知道肚子裡的孩子是男是女，二來……結親是簡單的一句話，當年他也在場，父親是能夠交代清楚的，卻隻字未提。

江家應該是在撒謊，為了達到和侯府攀親的目的。

宋銘越從花廳退出來後，當即派人往江家所在的小鎮去一趟，又喊來當年父親身邊的老人。

客院那頭，江含音紅著眼坐在臺階上，江老爺被方氏拉進屋內，不知在小聲說什麼。

她捂著臉不喊疼，倔強著不讓眼淚掉下來，時不時抬頭看向緊閉的院門。

其實剛才的話她是故意大聲說的，她是小小的商戶女，見識不多，但也聽說過高門大戶裡規矩森嚴，府裡四處都設有耳目，她不想高攀侯府，然而爹爹對方氏言

聽計從，才試著把家醜嚷嚷出來，希望能把方氏的小心思傳到太夫人耳中，卻沒想到父親居然會惱羞成怒對她動手。

這一巴掌幾乎打碎了江含音對父親僅有的期許，或許她一開始就高估自己在父親心中的地位，即便從侯府回去，她往後的出路又是什麼？

是等到了年歲，再被方氏隨意找戶人家嫁了？

江含音心中惶惶，身上更是一陣一陣的發冷。

郝嬤嬤推開院門，便瞧見臺階上的姑娘抱著膝蓋縮成一小團，正愣愣地出神，滿院的翠綠下，她嬌小的身影被襯托得寡淡無光，透著叫人心疼的無助。

「今兒天是熱了一些，可地上積了整個冬天的寒意，要到入夏才能散，姑娘不能貪這片刻的涼。」郝嬤嬤知道這個年紀的女孩兒最抹不開面子，嘴角一提，笑吟吟地找個藉口把人扶起來。

江含音盼著能再見到侯府的人，可真見著了郝嬤嬤，堵在心裡的一籬筐話又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，在見到郝嬤嬤身後背著藥箱的郎中時，方才強忍的眼淚更是莫名就決了堤，大顆大顆沿著臉頰滾落，被風一吹，兩道淚痕涼得她終於回過神。她忙扭頭用袖子擦拭眼淚，甕聲甕氣地道：「沙子迷了眼，叫您見笑了。」

「我們太夫人說姑娘遠道而來，一路上受累，特請來郎中給姑娘請平安脈。」郝嬤嬤貼心的沒拆穿要強的小姑娘，只扶著她往東廂房去，「姑娘到屋裡坐，郎中才好請脈。」

才見過兩回的人如此體貼入微，江含音感激不盡，再一對比父親，心頭只覺一片慘然。

侯府是鐘鳴鼎食之家，小小一間客房亦擺設精緻，多寶榻上陳列的都是各式古董古玩，是多少人窮極一生都無法見到的富貴。

江含音踩在軟綿的地毯上，對著這份和自己格格不入的富貴，心中越發堅定，不等郎中放下藥箱，便握住郝嬤嬤的手說道：「其實我有話想請您轉告太夫人。我娘親雖走得早，那時我也算懂事了，可我從來沒聽娘親提起救下老侯爺一事，亦從不曾說過為我定下夫婿，此事恐怕有什麼誤會，還請您和太夫人說，只當我們沒來過，我們這就回……」

「音娘！」她回去二字還未說完，方氏就急吼吼衝進來，臉色鐵青斥道：「胡說什麼呢，妳那時候還小，妳母親當然不會跟妳說這些，難道妳父親還能撒謊害妳不成？」

跟著進來的江老爺神色不自在，胡亂地點頭，朝女兒投去責怪的目光。

江含音下意識往郝嬤嬤身後躲，往後縮的腳卻又硬生生止住，反倒堅定地往前一邁，不管回去要過什麼樣的日子，她今日都必須當著侯府的人面把話說清楚！

哪知郝嬤嬤拍拍她的手背，把她拽回到自己身後，溫和的笑頓時散去，凌厲地看向方氏，道：「江太太，妳平素在家中怎麼教養子女我不知亦管不著，但到了侯府，江姑娘就是我們的貴客，當年救下我們老侯爺的也是江姑娘的母親，與妳無甚關係，恩人的女兒有話與我們太夫人說，我自然是要仔細聽的，妳這般大呼小叫有失體統不說，還指責是江姑娘不懂事，可這不懂事的究竟是誰？」

方氏自恃嘴皮子厲害，不想竟遇到對手了，一時愣在那裡。

郝嬾嬾揭了方氏的心思不說，還看向毫無擔當的江老爺，「江掌櫃正好也在，你覺得我這老婆子說的可對？」

江老爺被波及，頓時笑得訕訕。

在人家府上大呼小叫確實不得體，而且他是認同郝嬾嬾那句救人的是髮妻，方氏在此事上委實過於霸道了。

然而望著女兒紅腫的半邊臉，一個認同的「對」字卡在喉嚨裡，他羞愧得說不出口。

方氏領會到郝嬾嬾的厲害，臉皮火辣辣的，眼看要敗下陣來，只能焦急地祭出拿手招數，雙眼一紅，委委屈屈看向丈夫，「我就說音娘不會領我這個繼母的情，如今外人也跟著誤會，叫我哪裡還有臉面，我、我還是回家去吧！」

江老爺見她又哭，頭皮一陣發麻，同時心裡還升起一股惱意，暗罵方氏哭哭啼啼的，不是更逼得他沒法下臺嗎？

正是江老爺手足無措，憋紅一張臉的時候，江含音脆生生地道：「那父親現在就出去雇車吧。」

方氏正拉長音的哭腔頓時卡在嗓子眼裡，發出的半個音活像母雞在打鳴。

江老爺被她尖銳的嗓音嚇得一哆嗦，抬眼就瞧見郝嬾嬾鄙夷的眼神，頓時老臉發燙，一把拽住方氏的胳膊將她扯出屋。

「要不是妳在邊上添油加醋，我也不至於懵了頭，打了孩子！」江老爺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，摘下腰間的錢袋子，掏出幾顆碎銀塞方氏手裡，「妳自個兒先雇車回去吧。」

方氏錯愕地看看手裡的銀子，又看看對自己一臉嫌棄的男人，頓時方寸大亂。她怎麼也沒想到自己今日居然會被擺一道！

江含音平日在家裡從不拿主意，不管他們夫妻有什麼要求，都是溫溫柔柔的答應，可謂是有求必應，然而今天的有求必應是讓她徹底丟了繼母的威嚴！

方氏惶恐地看向丈夫，江老爺卻不耐煩地揮手趕她。

一輩子從商的人，怎麼會算不清楚帳？

他帶女兒到侯府確實有私心，只要和侯府沾上一丁點的關係，於他們江家而言那就是走上康莊大道，富貴唾手可得，比他每日為那點蠅頭小利累死累活要強上太多了！

眼看要到手的富貴，哪裡能夠讓一個女人給攪黃？

江老爺果斷得很，卻不想自己的做法更叫人看不起，連帶親生的女兒都對他失望透頂。

江含音冷眼看著夫妻二人鬧官司，又惱又羞愧，連眼淚都快被兩人臊出來了。

她一腳跨過門檻，道：「父親也不必只說母親的不好，我們是一塊出來的，當然要一塊走！」說罷拽著父親的袖子往外扯。

郝嬾嬾來這裡是主子吩咐要替小姑娘出頭的，可不敢真讓她離開，忙笑著攔她，勸道：「從京城回到姑娘家，起碼得走兩個時辰路，那會子天都黑了，荒郊野外

的，萬一有歹徒可怎麼好？姑娘還是先讓郎中請個脈，在侯府歇一晚再說吧。」方氏終於回過神來，知道此時非彼時，要想留下，該討好的人是江含音。

「音娘妳別生氣，這位嬤嬤說得沒錯，是妳娘親曾經有恩於侯府，我這外人不該僭越說三道四，看在妳弟弟妹妹的分上，妳原諒我這一回行嗎？」方氏宛如抓住救命稻草，捧著江含音的手哽咽著哀求。

江含音抽出手，往後躲了兩步，後背被郝嬤嬤抵著。

她抬頭，正好對上郝嬤嬤安撫的溫柔目光，便聽到對方朝繼母道：「說要走的人是江太太，姑娘可從頭到尾沒說妳一句不是，這處院子擁擠，江掌櫃雖然是姑娘的父親，住太近了到底不方便，這樣吧，我給兩位另外安排住處。」

郝嬤嬤根本不是商量的語氣，話音一落，朝站在院門口的丫鬟婆子使個眼色，自然就有人把兩夫妻請出去。

夫妻倆在外人跟前都丟了臉面，像霜打的茄子一般耷拉著腦袋，灰溜溜地跟著去別的住處。

第二章 讓人感動的一桌菜

江家鬧騰的兩口子離開，郝嬤嬤這才牽著江含音的手把她再往屋裡帶，邊走邊說：

「姑娘方才就很好，萬事不可太過委曲求全，雖說是要敬著長輩，可那得看是什麼樣的長輩，究竟值不值得尊敬。有個詞叫立足，站穩腳跟的意思，不管姑娘是在娘家，還是往後出嫁了，到婆家都得要讓他們知道您的度和底線，絕不是能叫人好拿捏的，如此才算是立住了。」

這是肺腑之言，江含音明白郝嬤嬤是太夫人派來給她撐腰，多半是還想著報答她娘親當年的出手相助。

她心中感激，紅著臉小聲道謝。

郝嬤嬤笑著扶她坐下，示意郎中來號脈，一手輕輕貼著她的背說：「我懂姑娘的惶恐，今兒我拿大，姑娘再聽我這老傢伙一句勸。您一心想要回去，可曾想過即便回去了，往後的日子您繼母可能會變本加厲苛待？不管當年的事情如何，總該有個說法，我們太夫人又是菩薩般的人，她也不會放任您被繼母欺負，您今兒安心住下來啊。」

道理江含音其實都懂，被郝嬤嬤再三地勸，心中除了感激，也不忸怩了。

既來之則安之，她已經說明白自己的意願，事情總要有個結果。在侯府叨擾一晚能得個安心，她自然願意。

她朝郝嬤嬤點點頭，抿唇靦腆的笑，「我都聽嬤嬤的。」

她這一笑，總算有點精神頭了，那雙本就好看的杏眼像泡在泉水裡的墨玉，潤澤生輝。

郝嬤嬤瞧著歡喜得很，喊來原本在院門口守著的小丫鬟，吩咐她今兒就在院子裡伺候。

郎中問診十分仔細，最後留下消腫的藥膏便和先郝嬤嬤一塊離開小院，而小丫鬟張羅沐浴的熱水，服侍著江含音泡了個舒服的熱水澡。

沐浴過的小姑娘臉頰嫣紅，紅腫的掌印更加明顯，小丫鬟輕輕的為她抹上藥膏，

再低頭一瞧，發現她就那麼趴在枕頭上睡著了。

客院不但有太夫人的眼線，宋銘越的人也將小院內的紛爭詳細匯稟。

江家夫妻的心思昭然若揭，倒是江含音出乎他的意料。

早在小丫鬟來稟報江含音挨打時，他便明白她有故意的成分，只是當時沒法分清她目的，揣測她是否和江家夫妻一般準備挾恩圖報然後順勢留在侯府，可如今看來，是他太過小人之心了。

他剛沐浴過，髮梢還在滴水，伸手取來中衣穿上，把重新包紮的傷處裹得嚴嚴實實才走出屏風，朝站在屏風前的人道：「快馬來回上溪鎮要一個時辰左右，戚三回來，讓他直接到書房尋我。」說罷，隨手又拿起一件直裰套上大步往外走。

探聽消息的人還是晚了小半個時辰回到侯府。

此時天光只剩微弱的一絲亮光，宋銘越的書房亮著燈，他正站在桌邊練字，修長的身影倒映在窗紙上，儒雅的姿態很難將他跟惡名昭彰的錦麟衛掛上號。

「大人。」戚三彎著腰，在窗外喊了一聲。

窗紙上的影子一頓，下一刻窗戶被輕輕推開，宋銘越清俊的面容顯露在窗後。

戚三道：「屬下從上溪鎮回來的時候在柳縣又停留了片刻，耽擱了些許時間。」

「和柳縣有什麼關聯？」

「江姑娘的母親是在上溪鎮遇到老侯爺，當年的事和柳縣沒有關係。」戚三將事情娓娓道來，「屬下在上溪鎮找到當年江姑娘母親買傷藥的老郎中，和老侯爺留下的傷藥對比後確實一樣。老郎中年紀大了，有點耳背，但還記得是一個大肚子的婦人找他要的傷藥，江姑娘母親救下老侯爺是真。至於柳縣……是和江姑娘還有她繼母有關，也正是柳縣的事，江掌櫃才會提起這樁。」

宋銘越指尖在窗櫺敲擊了一下，靜謐中，沉悶的聲響彷彿如同巨石重重壓在人心頭。

結合方氏今日種種，宋銘越心裡已有了猜測，待戚三靠近，壓低聲音詳細說來，他映著光的鳳眸不由得微微眯起，一股寒意從中掠過。

「姑娘，姑娘……」

江含音耳邊有聲音，她還陷在光怪陸離的夢境中半夢半醒，眼皮重得睜不開。眼看馬上要逃離追捕自己的人，一隻手忽然冒出來搭在她胳膊上，她一陣心悸，耳邊傳來小丫鬟清晰的說話聲——

「姑娘醒醒，太夫人那邊有請。」

江含音睜開了眼，終於從夢裡的驚嚇中清醒，一雙杏眸含著霧氣，燈燭下的面龐還遺留著些許彷徨。

「姑娘作噩夢了？」小丫鬟見她醒來，溫柔的拍拍她後背，「可不能再睡了，姑娘晚飯還沒用呢，太夫人那邊有請，奴婢給您梳頭吧。」

江含音這才緊張地坐起身，往窗外一瞧，夜色將窗紙都蒙了層深色，天居然黑透了。

在人家府上居然一覺睡到天黑，江含音臉皮嫩，即便沒人會責怪，自己就先羞得臉上一片火辣辣的。

在江家，家裡就只有一個僕婦，多數時間都在伺候方氏，江含音習慣了自己梳頭，她利索地挽了個雙丫髻，一回頭便見丫鬟拿著一套簇新的衣裙在等著。

「府裡有和姑娘差不多年紀的小姐，這衣裙應當合身。」丫鬟說著就要給她穿上。江含音哪裡好意思要人家的衣裳，聽得連連擺手。

那丫鬟卻又道：「這是老夫人特意替您準備的，姑娘試試看。」

長者賜不可辭，眼下又要去見太夫人，萬一老夫人也在，她沒把新衣穿上，似乎顯得太不知好歹了。江含音便喃喃地說謝謝老夫人費心，到底還是換上了那套水紅色的衣裙。

銀釵布衣的江含音是淡雅清秀的美，如今換了身明豔的衣裳，人還是那個人，五官卻像大家手下的仕女，被點上一筆濃豔朱砂，端的是鮮煥明媚。

「姑娘可真好看呀。」丫鬟來來回回打量，由衷感歎。

江含音抿唇一笑。

都準備妥當了，丫鬟便送她出門，門外已然候著兩個僕婦，一個挑著燈，一個站在門邊，見到她都齊齊屈膝喊姑娘，見禮後一位走在前頭打燈，一位扶著她胳膊引路往前走。

江含音向來話少，在陌生人跟前更不知要說些什麼，索性低頭看路，偶爾偷偷踩上燈籠倒映在地上的光暈，自尋樂子化解一路來的緊張。

「姑娘，馬上到了。」

又穿過一道月洞門，江含音已經走得微喘，終於聽到快到地方了，她抬頭打量四周卻發現並不是白日所見過的景致。

是太夫人的住處嗎？

正疑惑著，兩人已經帶著她轉過小片的竹林，一道院門便在此路盡頭，門梁下掛著兩盞大燈籠。

僕婦將她帶到門口，說了聲姑娘請，待她邁過門檻，再仔細一瞧，發現廊下站著一道修長的身影，廊下燈籠的光染亮了他的眉眼，在她看過去時，他眼波微微一蕩亦看了過來。

今日晴朗無雲，到了夜裡星子清晰的垂掛在天空上，年輕公子站在廊下，江含音在他眼波流中看見了人間另外一條星河。

那雙鳳眸內碎芒點點，光影柔和，將春日的溫暖都揉盡在其中，引人沉溺。

一個男兒家竟長了雙如此好看的眼睛，勾魂攝魄的。江含音心中由衷地讚歎了一句，末了才反應過來是太夫人有請，那她怎麼會見到威遠侯？頓時一陣心驚肉跳，邁過門檻的一隻腳亦縮了回去。

宋銘越在燈影綽綽中終於看清楚了江含音的面容，柳眉杏眼，嬌俏靈動，眉眼間雖然還帶著些許稚嫩，卻有叫人看一眼便覺得可親近的氣質，不怪祖母明裡暗裡

試探，有撮合之意，確實是討長輩喜歡的模樣，若她此刻能把臉上惶恐的表情收一收會更可人吧。

「江姑娘莫怕，我稟明了祖母才邀請姑娘前來，請姑娘用個便飯，還有事想要當面問問姑娘。」宋銘越用著溫軟的語氣，牽袖比了個請的手勢。

他常被外人懼怕，倒是習慣了，但開口解釋還是頭一回，細細一品還挺新鮮有趣。春夜裡的風輕輕吹著簷下燈籠，搖晃的光在江含音眼中時亮時模糊，她站在門檻外，躊躇著向身後張望。

來路已經被暗夜吞沒，而眼前的小院燈火璀璨，像極了是在請君入甕，又或許是……自投羅網？

江含音遲疑片刻，重新抬起腳跨入門檻，心道：她留在侯府不就是等個結果嗎？自投羅網也好，請君入甕也好，來都來了，又有什麼好怕的。

宋銘越將她的掙扎猶豫都看在眼裡，發現小姑娘根本藏不住心思，一切情緒都表露在臉上了，直率得可愛，相比之下，他像極了走街串巷的拍花子，在拐賣誘哄。腦海裡浮現的畫面多少有些滑稽，他忍不住笑了一聲，聽到他的笑，江含音還沒抬眸探究，臉頰先莫名發燙。

「江姑娘坐，不知姑娘的口味，若有不喜歡的還請海涵。」宋銘越信步走下臺階，引著她來到立著花樹形燭臺前的石桌邊。

江含音朝他福了一禮，道了聲見過侯爺，這才挨著放置著軟墊的石凳子邊坐下，臉上的溫度還在攀升，鬧得她更是沒敢抬頭。

兩人落坐，方才引路的婆子端來水為兩人淨手，然後便出了院子，在門口守著。宋銘越也沒有和小姑娘單獨相處的經驗，見她耷拉腦袋，猜想多半是怕生，又是和外男共處一院，不自在是肯定的。

他便執筷在滿桌佳餚中挑了顆飽滿的蝦仁，還細緻地蘸上小碟內的老陳醋才放到她碗裡，「姑娘嘗嘗這道龍井蝦仁，是浙菜，前兒送來了今年新採的龍井，這道菜正是時節。」

江含音知道龍井蝦仁，還知道龍井又屬春茶最好，有句話叫「雨前上品，明前珍品」，就是指龍井在春日採摘的時間。明前是指清明之前採摘的，雨前便是穀雨之前，龍井蝦仁用清明前後的龍井烹製最為美味，只是那明前龍井常常有銀子都買不著，而這些都是娘親告訴她的。

「妳母親是浙江人氏對吧。」宋銘越見她只是盯著碗裡的蝦仁，遲遲不起筷，便又給她夾了一塊東坡肉，「我想著妳或許喜歡吃浙菜，就叫廚房準備了，不過廚子是京城人，未必做的正宗。」

聞言，江含音的雙眼忽然酸澀難忍，她依舊是一言不發，卻終於動筷，把碗裡白玉似的蝦仁放在嘴裡慢慢咀嚼。

宋銘越見她願意一嘗，眼底淌過笑意，為自己斟酒，三指托著杯子送到唇邊微抿一口，享受著這難得的閒適一刻。

男人喜歡酒桌上談事，但他大多數時間是不耐與人這般虛與委蛇，身居要職，雷霆手段更容易得來自己想知道的結果，可面對恩人的女兒，又是個小姑娘，叫她

乾坐著怕徒添緊張，所以才命廚子做了一桌佳餚。

當然也有他的一份私心，準備放鬆她的警惕，循序漸進的勾著她說話，叫她把內心深處最誠實的想法說出來，可到了此刻他卻不想去費那些心思了，覺得順其自然才是最好的。

可能是在一個藏不住情緒的小姑娘跟前，他再耍心眼下去，自覺老臉掛不住吧。

「我娘親還在的時候跟我說過龍井蝦仁的做法，也時常給我做，只是總愛說不知是不是離家鄉遠了，做出來的味道總不及在家鄉時有滋味，後來又說可能是龍井用得不對……」沉默許久的江含音忽然開口說話，仔細分辨，可聽出她聲音帶著特意遮掩的哽咽。

宋銘越放下酒杯，並沒盯著她把她藏起來的情緒探究到底，而是又給她夾了一筷子蝦仁。

她小小聲說謝謝，低著頭再次把蝦仁吃了，順帶把碗裡的東坡肉也一塊消滅。

她大清早就被繼母催促著出門，只吃了小半塊煎餅，到京城後倒是坐在街邊吃了小半碗熱呼呼的餛飩，如今都到夜裡了，餓是當然的。

她也明白宋銘越肯定是花了心思，才會知道她母親是浙江人氏，讓人準備整桌的浙菜。

在江含音看來，精緻瓷碟上裝的已經不單純是佳餚，還有著侯府不動聲色的溫情，為身心俱疲的她給予一片安寧。

她此刻有觸景生情亦有感激，更是將所有的負面情緒化為食慾。

自從她娘親去世後，這是首回有人用心為她準備一頓飯，如何能辜負？

這麼一想，剛才還情緒低落的姑娘忽然就放開了，拿起筷子，端起熱呼呼的米飯，就著可口的菜餚一口接一口吃起來。

宋銘越看著她微微鼓起的腮幫子愣了愣，眼底閃過詫異的光，不明白她怎麼就胃口大開了，不過總比她一直悶著強，而且……

他眼角餘光忍不住看向她伸向東坡肉的筷尖，色澤誘人的肉塊被夾住時還會迸出汁水，然後再落入小姑娘的碗裡，湯汁將雪白的米飯染得晶亮，再被她小口咬著，腮幫子再次鼓起小小的弧度，看得他肚子咕嚕叫了一聲。

給皇帝辦差，連著三日都在路上奔波，五臟六腑都灌滿冷風，他絲毫沒有胃口，卻不曾想看一個小姑娘用飯竟把自己看餓了。

好在小姑娘用得專注，並沒察覺他的失態。

宋銘越指尖微微一動，也端起碗，夾上一筷子東坡肉，慢條斯理的進食，平時覺得油膩的肉塊入口即化，肉汁的香氣攪動味蕾更是叫他食慾大增，可等他再看向那碗東坡肉……裡面只剩下濃稠的湯汁。

這時江含音把碗擱下，拿出帕子細緻地擦拭嘴角，滿足的舒一口氣，朝宋銘越笑道：「謝侯爺的款待。」

客人用好了，主家沒有只顧吃的道理，宋銘越默默放下手中的筷子和碗，喊了聲上茶。門口的婆子立馬進來收拾，奉上香茗。

少了碗碟，足夠四人圍坐的石桌就變得空蕩蕩的，方才輕鬆的氣氛也一掃而光，

兩人相對坐著莫名又冷場了。

宋銘越向來都是掌控場面的人，今日狀況頻發，難得讓他懷疑起自個兒的能力，是從什麼時候起，他被一個小姑娘打亂了計畫和節奏？

他不由得無聲莞爾，然後藉著燈燭的光看面前的人，郎中配的消腫藥效用很好，白皙的臉頰此時只有微微紅印，仔細觀察後，發現她鼻梁左側有顆小小的朱砂痣，正好落在她長睫投下的扇形陰影中，甚是可愛。

今日在花廳，她的樣貌他沒多看，倒是把江老爺的樣子記住了，眼下打量對比，她的五官與江老爺並不多相像，估計是隨了她娘親，是南方姑娘那種柔美的精緻。

「冒昧讓江姑娘披著夜色走一趟，是想問問姑娘往後的打算。」他到底還是成為主導的掌控者，把第一個問題先拋了出來。

江含音挺直脊背，看似緊張，其實心裡暗暗鬆了一口氣，如實道：「自然是回家去。」

和他所知的答案一樣，並且說得如釋重負，彷彿就等著他提起此事。

他微微地笑，眼底有更深的笑意，「可姑娘的娘親確實有恩於侯府，當年父親亦交代要我等要銘記恩情，今日見過妳父親和繼母，可以看出妳在家中過得並不算好，如若回去，妳繼母若為難妳又該如何？」

「為難……」她倒是笑了，故作輕鬆，「有什麼好為難的，等及笄嫁出去了，便成了夫家的人，為難頂多只有一年半載的時間。」

話是不假，是個通透的人，可她不知為難女子的手段有多少，到了年歲的女子未必能嫁人，可能會被送去當個永遠無法出頭的妾室，一輩子都被壓在主母底下謹小慎微。

「我倒覺得，妳不妨留在侯府。」宋銘越其實已經有了安排，但也不能強人所難，只婉轉地提醒道：「我祖母與母親都極喜歡妳，與其盲婚啞嫁，妳不如留在侯府，能夠為恩人的女兒照拂一二，也算是全了長輩們對妳娘親的感激之情。」

「留……在侯府？」江含音心頭一驚。

她一個外姓人，身分低微，即便娘親有恩於侯府也不該留下她吧？而且留在侯府，到年紀了不也還是要盲婚啞嫁嗎，這和她回家以後有什麼區別？

她猛地抬頭看向宋銘越，只見他鳳眸帶笑，目光有著期許，她免不了細品起他剛才那番話。

與其盲婚啞嫁，不如留在侯府……與其盲婚啞嫁，是說留在侯府便不是盲婚啞嫁？從頭到尾，侯府都沒承認當年讓後輩娶她進門的約定，想來應當是不作數，或者根本沒有這回事，宋銘越也一直不曾提起，那她留下的意思是……

不知想到了什麼，江含音腦袋裡嗡的一聲，霎時瞪大了杏眼，一張臉漲得通紅，猛地站了起來，「我、我不與人當妾！」

這下又把宋銘越鬧錯愕了，說道：「沒讓妳給人當妾……」他話到一半，忽然轉過她製造的那道彎，明白是剛才話趕話，讓她誤會了！

他實在忍俊不住，搖頭失笑道：「江姑娘誤會了，讓妳留在侯府並不是要妳當我的妾室，那不是糟踐恩人的女兒嗎？會被雷劈的。」

誤、誤會了？江含音一聽，臉上的溫度越來越燙。

宋銘越也不再拐彎抹角，害怕鬧出更大的誤會，直說道：「我和祖母、母親商議過，不如讓母親認妳為義女，歸到長房，如此妳也不必再回家受繼母為難，是個兩全之法，姑娘覺得可行嗎？」

怎麼回到客院的，江含音已經記不清了，只知道自個兒把臉丟盡了。

她倒在床上扯過被子蒙住頭，腦海裡都是剛才自己神起起、氣昂昂吼那聲「我不當妾」的畫面。

天啊！她怎麼那麼蠢，她哪裡還有臉再見宋銘越！

她捂著腦袋在床上來回打滾，恨不得滾穿床板，在地洞裡鑽起來才好。

至於宋銘越，倒沒再多想她誤會的事，而是在她離開後著人去廚房把被窩裡的廚子挖出來，再做了一回東坡肉……

第三章 一悲一喜

陌生的地方多少都會讓人感到不安，江含音在床榻上不知翻了幾回身，終於迷迷糊糊睡過去。

然而夢裡也不安穩，一下夢見父親對著自己怒目圓瞪，手掌高高揚起，一會又是和宋銘越在月下相對而坐的畫面，還有那一句斬釘截鐵的「我不會給你當妾室的」，臊得她在睡夢中都往被子裡拱，然後差點窒息……被憋醒了。

江含音醒來，那句話魔音一般還在耳邊不斷迴響。

「還是早點回家吧！」她難為情地薙了一把頭髮。

「姑娘起了嗎？」

淡藍色的帳幔投來一道暗影，昨日就一直在照顧她的素雲聲音亦隨之響起。

江含音被嚇得打了一個激靈，手指忙把亂糟糟的頭髮梳得服帖一些，這才撩起帳幔，「我醒來了。」

素雲見她醒來，彎眼一笑，更顯得可愛憨厚，「洗漱的水已經準備好了，姑娘一會就能出門。」

「出門？」江含音不解，是可以回家了？想到這，歡喜之意從她眼底一點點升起，飛快地掀開被子下床。

素雲幫著她穿繡鞋，說道：「對啊，太夫人身邊的嬪嬪方才來過，說太夫人請姑娘過去用早飯。」

太夫人三字讓她連汗毛都豎起來了，驚恐道：「是哪個太夫人？」

素雲一愣，眼裡閃過茫然，「府裡不就是一個太夫人嗎？」

江含音立馬抿緊了唇，從素雲的反應中猜測，昨夜她和宋銘越見面的事素雲並不清楚。

她忐忑地洗漱更衣，直到出院門的時候是素雲在領路，她高高提起的一顆心終於落下些許，心想昨兒既然瞞著素雲，今日肯定不會又讓她知曉，看來是真的往太夫人那邊去，雖然也有些緊張，但不用面對宋銘越，這般一想，江含音心情也輕鬆了許多。

太夫人的院子在侯府西邊，從客院過去會經過一個小園子，園內養了許多她喊不出名的花，在這春暖時節開得姹紫嫣紅，美不勝收。

出了小園子，再穿過一道月洞門從遊廊下來，便到了太夫人的住處。

江含音抬頭望著牌匾，上方只書著兩字——長圓，頓覺院名十分特別。

素雲見她駐足打量，笑道：「聽嬤嬤們說，這牌匾是太老爺親筆所書，可惜婢子淺薄，不懂這裡頭的典故。」

「月無常圓，人有離合，或許是因為太老爺常在軍中，希望能多陪太夫人和家人，團團圓圓。」江含音有所感，末了又笑笑，「我也是猜的，不知對不對。」

「確實是取團圓之意。」

一道聲音從她身後傳來，聲音溫和，像迎面拂來的春風，江含音一聽卻頭皮發麻，惴惴回頭，果然見到宋銘越。

他站在還沾著露水的芭蕉樹下，鳳眸微揚，眼裡帶著星點笑意，朝她頷首。

她臉頰騰地就像火燒著一樣，扭頭就往院子裡走，宋銘越見她慌張，在她身後忙出聲提醒，「江姑娘小心。」

話音剛落，小姑娘已經哎喲一聲被門檻絆倒。

素雲離得近，在驚險中拽了她一把，饒是這樣，她仍是以狼狽的姿態雙手扒著門框，有那麼些不雅觀。

江含音絕望地閉上眼，一而再的在宋銘越面前丟臉，鑽地洞也無補於事了，她額頭在門框上咚咚地撞了兩下，頗有破罐子破摔的味道。

宋銘越正猶豫著該不該上前扶一把，聽到她撞門柱的聲音，不明所以地一愣，到底是來到她身邊關切問道：「傷著哪裡了？」

江含音額頭緊貼著門柱，小小地呻吟一聲，還說了句什麼，但她聲音過低，以至於宋銘越沒聽清，只好傾身往前再靠近一些。

江含音餘光掃到遮蔽了光線的暗影，隨之而來的還有好聞帶著淡淡清香的陌生氣息，她恨不得自己這會是扒著的木頭。

「您就當沒瞧見我，成嗎？」

她哼哼唧唧的聲音終於清晰了，宋銘越不由得啞然，總算釐清她又是撞門柱又是扒拉著門不放的意思了——是覺得丟臉，不好意思見人！

身為錦麟衛同知，目中無人的事他常幹，倒是不為難，當下就站直身子，抬腳便跨過門檻，徑直朝上房去，只是轉身那瞬他還是忍不住翹起了嘴角。

聽說遙遠的海岸後有一大片桉樹林，林中生活著一群圓頭圓身大耳朵的動物，一身絨毛甚是可愛，每日都抱著粗壯的桉樹幹，江含音方才抱著門柱子，露著毛茸茸的後腦杓，又哼哼唧唧的……

越想，宋銘越眼裡笑意越深，他祖母、母親身邊若是多了這麼個有趣小丫頭，每日都會過得輕鬆和歡樂吧。

江含音豎著耳朵聽他腳步聲走遠，這才小心翼翼地探頭探腦起來。

院子裡的丫鬟僕婦們都在忙碌，似乎沒注意她這個意外，她鬆開扒拉門柱的雙手，在素雲緊張的表情中挺起胸膛，還順手捋了捋衣襬裙襬。

「沒事，沒傷著。」她小臉通紅，但這會卻不是故作鎮定，反正是丟臉了，丟著丟著或許就能習慣了。

素雲上上下下打量她一番，委實沒瞧出別的，便扶著她往院內走去。

「姑娘來了。」郝嬤嬤正好打簾子出來，一眼便瞧見她。

江含音見著郝嬤嬤就倍感親切，腳步亦鬆快不少，盈盈上前朝她見禮，「嬤嬤好，讓太夫人久等了。」

「哪有，來得正是時候。」郝嬤嬤親熱地去拉過她的手，「侯爺也才剛到，我正等著人傳早膳。」

所以宋銘越也會留下用早膳？

剛剛認為自己可以的江含音，覺得自己好像又不太行了。

她來到上房門口，聽見太夫人歡快的笑聲，門邊的丫鬟撩起簾子，朝裡通報說江姑娘來了她才入內，就見宋銘越正扶著太夫人胳膊到正中的羅漢床落坐。

「給太夫人請安。」江含音移開視線，向老人福禮。

「快去扶你妹妹起來。」太夫人笑吟吟地睨了宋銘越一眼。

宋銘越滿臉無奈，依言來到江含音身邊。

江含音哪敢讓他扶，這豈不是要折她的壽？忙直起腰，「不敢勞煩侯爺。」同時心臟咚咚地跳，是為太夫人嘴裡的妹妹二字。

昨夜宋銘越說長房要把她認作義女，她當時心情亂糟糟的，但並沒敢托大仗著娘親的恩情就應下，可太夫人似乎就此認定了。

宋銘越知道她還在為剛才的事耿耿於懷，笑道：「往後都是一家人，兄妹之間沒有那麼多虛禮。」說罷回身朝太夫人拱手，「孫兒還有要事，今早不能陪祖母用膳了。」

「怎麼又有要事？」太夫人臉上的笑意頓時淡了許多，又怕耽擱他，只能朝他揮揮手，「去吧去吧，有空了到老婆子這兒多坐坐就行。」

宋銘越應是，轉身離開，天青色的袖袍輕輕揚起，在地上投下一道如蝴蝶疊翅般的剪影。

江含音有些愣神，待他離開後才慢慢看向正左右微微晃動的簾子，心裡想的是……他原本是要留下用膳的吧，因為她，所以先行離開了？

她忽然有了負罪感。

太夫人不知小姑娘心裡的官司，招手讓她坐到身邊，對著柔和的晨光仔細打量她的眉眼，道：「瞧瞧這眼睛和嘴巴，居然還有些像我年輕的時候，這就是緣分！」她越看越歡喜，將人摟到懷裡，「孩子，我知道妳心裡還惦記著回家去，昨兒妳哥哥把事情都告訴我了，那個家啊……妳不回也罷。」

江含音倚在太夫人肩頭，有些許無錯，倒不是不喜歡和人如此親密，而是自打她母親去世後，有多少年沒人抱過她了。

她心中歡喜又情怯，忽然擁有他人的喜歡和寵愛，就像是偷了自己從來不曾擁有過的東西一般惶惶不安！而太夫人話裡有話，更是勾得本就情緒敏感的她緊張不已，更隱隱察覺父母那邊還有事瞞著她。

太夫人是真的心疼她，特別是昨日知道宋銘越暗查後的結果，就更加心疼了。江含音六歲喪母，是個苦命的，她母親更是個苦命的，在十餘年前的洪災中和家人失散，雖然被江老爺救下，但在嫁與為妻後便遠離家鄉，再沒有家人的消息，又重病身亡。如今女兒還遭人算計，江家那填房在尋到侯府前居然想用她來巴結官宦，給那四五十歲的縣太爺當妾，太夫人只要想到這都覺得痛心。

「好孩子，我也不拐彎抹角了。」太夫人長歎一聲，「妳若回去，於妳繼母而言妳就是待宰的羔羊，指不定什麼時候就把妳當攀附貴人的玩意給送出去了！那樣，妳還是想回家去嗎？」

聽到這話，江含音耳朵嗡地一聲響，腦海裡也有片刻的空白，木然地望著太夫人。太夫人憐惜地摸她頭髮，問：「所以，妳還想回去嗎？」

還想回去嗎？或者該說，她還能回去嗎？那樣的家還能是她的家嗎？

也是道了這一刻，她徹底明白昨夜宋銘越的那句盲婚啞嫁了，他當時便是在婉轉地告訴她，她繼母有所打算，若不在侯府留下，盲婚啞嫁已經是最好的結果，最怕的就是太夫人剛才所說的，把她丟進高門大戶，給那家的家主當一個不見天日的玩意！

到時候她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，恐怕哪日就被磋磨死了，一張草席捲著丟到亂葬崗，被野狗野獸啃得屍骨不全，想到這，她狠狠打了個激靈。

「我……我不回去！」

江含音目光慘然，積攢了許久的委屈化作兩行清淚，順著臉頰滑落。

她以前總聽左鄰右舍的娘子們說，有後娘就會有後爹，往後江家小姑娘養大了，一副嫁妝打發出門，家業都是後娘的兒子繼承，說她以後才真正是後娘不疼爹不愛，在夫家受個委屈都不會有人出頭，娘家就是個擺設，不會再有幫襯。

往往這些話說完之後就是她們一連串可憐她的歎息。

她一直認為，方氏即便待自己不算好，但爹爹總不至於推她進火坑，直到侯府一趟，父親所為徹底打破她最後的幻想。

從今往後，她如同浮萍一般，成了沒有爹娘的孩子……江含音不禁悲從中來，眼淚決堤，哭得一發不可收拾。

太夫人將她摟到懷裡，哪裡不懂她心中的苦楚，聽著她的哭聲亦是眼裡泛起淚花，「咱們不管那起子混人，往後啊，妳就是府裡的四姑娘，有祖母在，誰人也別再想欺負妳。即便祖母不管用了，還有妳那當錦麟衛同知的二哥哥呢，把那些個壞東西都下詔獄。」

這話是帶著安慰不假，卻也是太夫人真誠想要給她庇護。

江含音一邊嗚嗚哭著，一邊搖著腦袋道：「那會汙了侯爺的官聲，我自個兒打回去！」

她自己的官司都快要理不清了，還想要護他人名聲，太夫人被她這份耿直逗笑了，那句打回去更是對脾氣。

「對，沒錯，誰敢到妳跟前潑皮撒野就打回去。」太夫人說著把她團團抱住輕搖，感慨道：「真好，老天爺白送我一個孫女，這是老天爺可憐我呢。」

「您福祿長久，哪裡是老天爺可憐，分明是老天爺派個可人兒到跟來給您添歡喜呢。」

簾子後響起一道輕快的婦人聲音，緊接著吳氏便入內來，她穿著石青色的妝花對襟褙子，髮間是一對如意頭嵌藍寶石金簪，既端莊又有女子的溫婉。

江含音在淚眼婆娑中看見美婦人前來，連忙用袖子擦眼淚，更不好意思縮在太夫人懷裡了，站起身要給吳氏問安。

吳氏先一步扶著她胳膊，溫柔地用帕子給她擦眼角。

看著親熱的兩人，太夫人在後邊高興得連連拍手，「瞧瞧我給妳哄來的閨女，俊不俊，歡喜不歡喜？」

吳氏連聲說俊著呢，「老天爺賞我的閨女，當然歡喜。」腔調裡更有如釋重負的輕鬆。

昨夜兒子找她說小姑娘一心想回家，可那個家是豺狼窩……而她也看出來了，江含音話不多，卻是個要強的性子，就怕她拐不過彎，不願意留下，直到剛才來到外頭，聽到她的哭聲和婆母的話才算放下心來。

雖說丈夫回來後藥石無醫，可如若沒有小姑娘的娘親，她恐怕連丈夫的最後一面都見不著，甚至連屍骨都難尋，這些年她和兒子一直在追查當年的事，可惜丈夫沒有留下更多的話，當時可能還有出於保護江家人不受牽連的意思，又是遮掩著行蹤回府，導致他們暗訪多年都未曾找到還有一個相關的江家。

不管是丈夫身故的謎團還是當年救助的人，都在她心裡記了十多年，如今恩人之女受苦，她自然要盡己所能地提供庇護，或許也是老天爺見她喪夫又失去長子，讓她額外多得一份兒女緣，她如何能不歡喜！

吳氏細緻給她擦乾淨眼淚，端詳著她面容道：「媳婦瞧著，音娘眉眼和您有些相似。」

「可不是？我方才還說著呢。」太夫人笑得眯起了眼，丫鬟婆子們此時拎著食盒魚貫而入，令她想起時辰，「這個點過來也沒用早飯吧，今兒倒還算早，先前說了幾回妳都不聽，家裡每日都是瑣碎事，不急那麼一會，總要吃飽了才有力氣幹活不是？」

吳氏身為當家主母，管著偌大的侯府，婆子們天亮就會排著隊回事，常常連早飯都顧不上用，要不就是隨便應付幾口將就一早上。

可她還是不以為意的笑，「就是坐在那兒聽她們說話，哪裡就有您說得那麼勞累。」

江含音默默聽著，也聽出其中一些關鍵，一是吳氏管家十分忙碌，二是吳氏平時這個時辰還在忙，極少會在此時出現……所以吳氏是因為她特意趕來的。

她眼眶頓時又有些發酸，只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幸運的人。

「好了好了，都別站著說話了，快坐下吃飯，可別把我孫女餓著了！」

太夫人笑吟吟地扶著郝嬾嬾的手從羅漢床起身，吳氏也拉著江含音落坐。

江含音看著丫鬟將早點一樣一樣擺好，光是麵點就有六樣，粥品也有兩三樣，更別提滿目琳琅的配菜，又是擺了滿滿一桌。

兩位長輩前後起筷，她望著一桌子的早飯反倒無從下手。

郝嬤嬤貼心地先給她盛粥，「姑娘是喜歡鹹口還是甜口，太夫人和老夫人都喜歡先吃麵點再喝粥。」

江含音說喜歡鹹口，抬眼一瞧，發現郝嬤嬤給自己盛粥的碗口似乎比旁的都大一些。

她以為是錯覺，太夫人卻道：「把這些都給妳們四姑娘嘗嘗。」隨後就瞧見郝嬤嬤把各式麵點都裝了兩份，不過片刻她面前的青花小碟就成群了。

江含音面有難色，她吃、吃不了那麼多啊……

可兩位長輩寵溺的目光，實在是叫她盛情難卻。

江含音暗暗吸一口氣，不就是雙份的早飯嗎？塞一塞總能塞進去的！

於是她努力鼓著腮幫子吃飯，每一口又都是美味，哪怕是吃撐了也忍不住彎了眼。太夫人和吳氏看著她吃飯，莫名覺得常用的飯菜都變得更有滋味。

此時長圓居內溫馨歡快，江家夫婦正抓著半冷的饅頭就著涼水填肚子。

江老爺每咬一口饅頭就會瞪一眼方氏。

而方氏還是那副委委屈屈的模樣，眼中淚花閃閃，就是不見下來，還時不時抽泣一聲。

江老爺終於被她弄煩了，把饅頭往桌子上一扔，「還給我整這一套，昨日要不是妳哭哭哭，我能把老臉都丟光了嗎？」

他們不單是把老臉丟光了，還因此被宋家人當阿貓阿狗打發，說是給他們換個客院，結果呢？

那個帶路的婆子居然把他們帶到侯府的倒座房，屋子狹窄得只有一張小炕床，以前也不知是誰睡的，還有股牲畜的屎糞味道，一晚上熏得兩人幾乎沒睡著，更擠得差點摔下去。

即便救人的是江含音母親，江含音也是他親閨女，他會遭受這種待遇全拜方氏所賜，她現在還有臉哭？

方氏被他一吼，臉上陣青陣白，本就是裝模作樣的眼淚更是散得一乾二淨。

正是矛盾要爆發時，昨日帶他們到客院的那個高壯婆子又來了。

婆子手裡抓著一把瓜子，站在門口哧哧連嗑好幾顆，揚聲道：「二位，老夫人有請，趕緊跟我去吧。」

江老爺一聽頓時喜出望外，侯府的人來請，說明還是繞不過去他這個生父。

「妳一會給我閉嘴！」江老爺壓低聲音警告方氏，說罷立馬換上笑臉跟著婆子出門。